

Sigmund

# Freud



〔美〕欧文·斯通著

## 心灵的激情

—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

# 心灵的激情

——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

上

〔美〕 欧文·斯通 著  
朱安 姚訇生 武国强 译  
杨晓山 王小莹 汲 典  
姚 锦 清 校

*Irving Stone*

---

*THE PASSIONS OF THE MIND*

*A Biographical Novel of*

*Sigmund Freud*

*New American Library*

**心灵的激情（上）**

——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

〔美〕欧文·斯通 著

朱安 姚渝生 武国强 译

杨晓山 王小莹 汲典

姚锦清 校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国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5印张 3插页 414千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0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666 定价：3.70元



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

# 译 本 序

朱 晓 菁

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 (Sigmund Freud, 1856—1939) 是个犹太血统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，前后从事医疗实践五十多年。他首创的精神分析学给一系列学科带来了启发、鉴戒、新课题，也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。他的学说曾被人贬为“半瓶子醋”、“践踏知识花园的野猪”；他本人受过反犹势力的排挤、迫害；当初甚至有过谣言，诬蔑他是个“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”。

另外，西方有一种不无代表性的意见，把他同马克思、爱因斯坦合称为改变了现代思想的三个犹太人。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分别揭示的社会和自然规律，造成了历史观、宇宙观的巨大飞跃，已为举世公认；弗洛伊德呢，按上述意见，他

是以毕生对精神活动规律的探索，使我们对人类心灵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弗洛伊德坚持精神分析学至少必须具备三个要素：“种种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存在；抗拒和压抑的理论；对性欲和奥狄浦斯情结所起作用的重视”。不过普通读者在粗知后两点的同时，容易忽略第一点。提起弗洛伊德，一般人往往只想到他对性欲及其升华的说明，或者他的医道——精神病患者因受压抑而郁积的“情结”，怎样经过自由联想的“谈话疗法”而发散痊愈。当然，要认识弗洛伊德学说，这是不够的。

性欲的能量，其实早就受到了人类的注意。公元前三世纪我国已有“食色，性也”一说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；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《物性论》里向之呼吁的维纳斯女神，据说暗喻着性欲升华的创造力。事情正如恩格斯指出的：

人与人之间的、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，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。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，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。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229页）

现在，大多数人想必不会否认性的作用了罢。问题倒在于这作用对人类的生活、尤其是社会生活的影响，是否像弗洛伊德说的那么深广。

那么，弗洛伊德给人的主要启发是什么呢？依我们读到的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，是他关于无意识（或译“潜意识”、“潜意识”）的钻研。托马斯·曼就称他为“无意识

心理学家”。

无意识的存在，过去的思想家并非毫无觉察。但是前人或者不屑深究（赫尔巴特），或者大体依靠直观、思辨来对付（歌德、叔本华、尼采、爱德华·哈特曼）。他们当中，谁也没有从失言、笔误等类无数常见的差错事例中寻求过心理根源，谁也没有每周五次守在“分析病榻”旁，倾听、考虑患者吐诉的心曲和梦思，如此年复一年，为追踪无意识而付出大量劳动。

正是这样的临床经验，使弗洛伊德逐渐形成一些观念：“无意识”象个很大的门厅，拥挤着各种冲动，都想闯进“前意识”掌管的一小间接待室，引起室里那位“意识”先生的注意。可是接待室门坎（学名叫“意识阈”）那儿站了个看门人，把看不顺眼的一些冲动横加“压抑”，拒之门外。被压回“无意识”大厅的冲动总不死心，倘不能乔装蒙混过关，渗入“意识”，便郁郁不欢，酿成变态心理。书里那许多光怪陆离的病例就由此产生。

大约从五十九岁起，弗洛伊德陆续修改旧说，最终设想出了新的三重心理结构：自我、本我、超我。本我（又译“伊德”、“伊底”、“意底”）是无意识领域里“一大锅沸腾的亢奋欲念”，是“未经驯服的炽情”，包括以性欲为主的生存本能（后来又加进了死亡本能），一味追求满足。看门人的任务被自我和超我接管。超我代表旧道德和宗教准则。自我则代表理智和审慎，它要为本我服务，又要顾到客观现实条件，并且受到超我随时以惩罚相威胁的严厉监督。弗洛伊德说，由于自我在这三方面压力下左支右绌，穷于应付，所以人们常会喊出一声：“生活可不容易啊！”

先后这两套心理结构的设想中，有不少含混不清、彼此矛盾的地方；撇开经济政治现实来讲死亡本能，也难说通。尽管如此，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讨毕竟告诉我们，在客观物质世界（包括人体及其器官）和主观理性世界之间，还有个大半未知的“第三世界”！而他对这个世界的研究先是被德、奥学院派心理学家所鄙视，继而长期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断然否定。现在得悉，

根据脑对于阈下的各种不同的无意识信息的电反应（诱发电位）的测定，表明人脑的无意识活动是存在的（在美国和苏联都有过这类实验）。（《百科知识》1983年第3期，78页）

至于无意识领域里是不是性冲动占优势，却没有得到科学验证，有待继续探讨、订正。

弗洛伊德的性优势论，即使他的高足弟子，也有几位很不赞成，例如阿德勒、荣格、兰克，都相继离开了老师，各树一帜。我们别忘了，他在维也纳几乎住了一辈子。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往往君子其表、荒淫其实，往往保守自满，在家对小辈实行家长式统治，而弗洛伊德在1896—1918年间诊疗的精神病人又多半处于青壮年性欲旺盛的时期。他谴责旧道德不诚实、不明智、要求过度的牺牲，谴责得有理，但他在特定环境下思考的心得，一旦挖去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，被抽象为普遍的理论，那就成了一种危险的夸大。无怪人们对弗洛伊德各种论点提出很多修正和指摘，就连他处理“小汉斯”和“狼人”的著名医案，如



今也遇到了驳诘<sup>①</sup>。他晚年还写过几部广泛涉及政治、文明、宗教等等的著作。这些社会科学的大题目，由一个精神分析家来谈，其不免于片面、悖谬，可以想见。

对于弗洛伊德，除正确的批评外，也有误解。比方吧，说他主张非理性主义，可能就含着误解。事实上，他看到现象，总要追究原因，这是理性的努力。他治病的方针，意在让患者“加强自我”，以便“从本我那里夺取新的地盘”，他还宣称“本我在哪里，自我也应当到哪里”。既然自我代表理智，体现“现实原则”，可见他的疗法是用理性意识来疏导无意识的盲目冲动。另外一大误解，是以为他鼓励纵欲。在美国据说就很流行类似的解释，而一位耶鲁大学教授认为“这样简单化的解释严重歪曲了弗洛伊德本人的学说”。弗洛伊德不是明明白白，劝人要“在尽情享受的生活与绝对的禁欲苦行之间，采取某种适中的立场”吗？他对一些很年轻的、不善自理的、或者情绪动荡的病人，还“不得不兼行医生和教育家的职能”，并且做的时候，他“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以必须的谨慎来行事”。

总之，可不可以说，弗洛伊德除心理疗法外，是个无意识研究的先驱，有一份筚路蓝缕的开拓功绩——尽管他的研究因为有许多混乱、错误的成分，还属于“前科学”性质，而且他也一再声明自己的理论是假说，权且暂用。这也许同我们目前对气功、穴位、人体特异功能的认识多少有点相仿。如果说从前有些炼金士、炼丹家不光是迷信和荒唐，也还诱发了化学的起步，那么我们对于三十年间既不译印弗洛伊德

<sup>①</sup> 见汉斯·于尔根·艾森克《心理学的事实和虚构》（英国企鹅书屋版，1977年）第3章，及《读书》月刊1983年第3期120页。

著作，又少认真研究的做法，要不要重新考虑呢？

不妨看看鲁迅的态度。一九三三年一月，他尖锐地指出，“佛洛伊特<sup>①</sup>恐怕是有几文钱，吃得饱饱的罢，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，只注意于性欲”（《听说梦》）。这句评语，今天起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群众间，想来仍有共鸣。但鲁迅并没有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当他揭露为北洋军阀帮凶的轻薄文人之际，他曾以赞许的口吻说过：“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‘精神分析’之后，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”（1925年《碰壁之余》）。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文艺见解：“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，冷静到入了迷，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”（1925年《诗歌之敌》）。而鲁迅对1922年自己写的《补天》，坦然承认是“取了弗罗特说，来解释创造——人和文学的——的缘起”（1935年《故事新编·序言》），“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，以至衰亡的”（1933年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，毫不隐讳。一九三三年初他批评弗洛伊德不知“吃饭之难”以后不久，纳粹分子于同年五月十日的晚上，仅在柏林一处，就烧了两万来册书。消息传来，鲁迅做了评论：

希特拉先生们……所烧的首先是“非德国思想”的书……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，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，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，见不到光明。（1933年6月28

<sup>①</sup> 弗洛伊德这个德语国家里的姓氏，在我国曾译为“佛洛伊特”、“弗罗特”、“佛罗特”、“弗罗特”。此姓的最后一个音，在德语中确是“特”，按“名从主人”的译事通则，应当译为“特”，鲁迅译得完全正确。现在通行的“德”字译法，是盲从英语读音的结果。

据记载，后一类被焚书籍的作者有三人：弗洛伊德、写过七卷《性心理学研究》的英国医生兼作家霭理斯、美国护士山额夫人。这位夫人的书是讲节育的，姑置不论；就直接关于性的书而言，弗洛伊德比霭理斯的影响大（在《鲁迅全集》中，霭理斯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，而且只提到他谈易卜生的文章）。虽然弗、霭两人的书不过是关于性的初步研究，鲁迅大概仍然觉得，“毁灭”了这种初步尝试，不利于最终实现“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”。

要达到鲁迅所说的目标，有好些必办项目，其一是对弗洛伊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，包括对他做出历史主义的学术评价。倘有若干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合作，不但通过他的全部著作、书信和有关文献，来掌握他的思想发展脉络、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学术潮流，而且离开书桌，尽可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，做些实际检验<sup>①</sup>，拿出高度实事求是的成果，那该多好！

中国为了建设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，势必要反思本民族文化，有扬有弃，锐进拓新，还得从外来文化中，有辨别地选取合用的东西。而西方的一部分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哲学、教育、考古、文艺和文艺批评，甚至犯罪学和广告技巧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、改造了弗洛伊德的某些概念，或者另辟蹊径，跟他对立。因此，为了借鉴西

<sup>①</sup> 国外已有些尝试。例如美国心理学家费希尔和格林伯格合写过五百页的一部《弗洛伊德理论和疗法的科学可信度》（纽约基础书籍公司版，1977年）。综述了专家们检验的结果，但缺少关于无意识的部分，说是已见于其他四本书。当然，别人的检验，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检验。

方文化、取得背景知识，有必要读些弗洛伊德的著作，这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切实分析来帮助。

弗洛伊德一生著述甚夥。德文版全集，到一九六八年已出了十八卷；容量更大的伦敦英译本“标准版”，到一九七三年已出了二十四卷，但也没有收全他的文字，尤其是缺了他几十年的书信。在中译本还很稀少的今天，我国广大读者如果想对弗洛伊德有点了解，可以从本书看到他创立学说的艰难历程，对他的理论做一次粗略的鸟瞰。

此书作者欧文·斯通，一九〇三年生于旧金山。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，接着当了两年经济学教师以后，他转入了传记文学的写作。他的杰克·伦敦传《马背上的水手》早在四、五十年代已被介绍到我国，近年来又出版了他写米开朗琪罗、凡·高、达尔文等历史名人的传记小说中译本。读过他作品的人，都知道他能抓住对事实的重要关节，绘声绘影，文笔生动。本书的写作达六年之久，其间他访问了上百位与弗洛伊德有关的人士，查阅了数量可观的原始资料，考察了当年弗洛伊德行踪所至的许多地方，因而书中史实丰富，彩墨淋漓地再现了主人公热情、执拗、为科学不计个人荣辱的一生。一般读者会感到书里那曲折故事的吸力；谁有意将来去看弗洛伊德原著，先由这里获得些感性印象也可能便于理解吧。

由于本书篇幅较大，涉及面广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还望读者包涵指正。参加本书翻译的共七人：朱安（译第一、二、三、十六章）、姚渝生（译第四、十、十一、十二章）、武国强（译第五、六、七章）、杨晓山（译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章）、王小莹（译第九章）、汲典、姚锦清（译第八章）。杨晓山同志组织了翻译分工，姚锦清同志为全书做了认真细致的校改和润色。

---

## 目 录

---

译本序

朱晓菁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愚人塔 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| 渴望的灵魂     | 75  |
| 第三章 | 稳步向前      | 149 |
| 第四章 | 外省人在巴黎    | 219 |
| 第五章 | 医生的处方     | 273 |
| 第六章 | 冲破严冬      | 325 |
| 第七章 | 失去的大西洲    | 403 |
| 第八章 | 心灵中的黑穴    | 449 |
| 第九章 | “凡人生前皆不幸” | 515 |

---

# 第一章 愚人塔

## 第一章 愚人塔

### 1

他们顺着羊肠小道起劲地向山上走去，修长年轻的身影很有节奏地上下颠动着。附近有一片草坪，短短的小草中开着黄灿灿的花儿。虽说长着绸缎般花瓣的白头翁花从复活节以后就已凋零殆尽，春石楠、报春花和狗蔷薇却正争奇斗妍，在一棵棵山毛榉树下交织出五颜六色的地毯。

他个子不高，挺直了也才刚够五英尺七英寸。不过，他觉得自己的高度对于他身旁那位步态优雅的姑娘来说却刚好合适。他羞涩的目光偷偷瞟了一眼玛莎·伯奈斯的侧影，看见了她那线条鲜明的下巴、鼻梁和额头。他觉得最近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置信。你瞧，他才二十六岁，正在布吕克教授的研究所里埋头于生理学研究。要谈恋爱，少说也得等五年，要想结婚，起码要再过十年。他读书时虽然化学成绩平平，但他至少也该懂得，爱情与日历是不能化合的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不可能。这本来就不可能发生！”

那姑娘吃惊地朝他转过脸来。浅灰色白桦树低矮处的枝桠已被削去，高处亭亭如盖的绿叶遮挡了太阳的照射，林中洒满了斑驳温柔的光点。也许正是默德林镇的山坡上那些林子里柔和的阴影，把玛莎的脸映成了他心目中最可爱的模

样。她从不扭捏作态地显示自己的风韵，但他却发现她有奇妙的吸引力：大大的灰绿色眼睛，敏感而温柔，具有一种透人肺腑的气质和坚定的自信；浓密的棕色秀发从中间分开，露出一道恰到好处的发缝，然后顺着耳根服贴地梳在两旁；微微向上翘起的鼻子，显得很好看；嘴唇红润丰满，更是可爱，至少在他眼里是这样。整个脸蛋都是那么娇嫩，唯有下巴显得很有力，似乎有点不相称。

“什么不可能？什么不可能发生？”

他们走到了小道转弯的地方，绿叶的天篷正漏下一缕缕阳光。

“我说出声来了吗？这一定是由于林中太安静了。既然您能听得这么清楚，那我就得小心点儿了。”

他们来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地，再迈上一片平坦的岩层，就可以眺望脚下的默德林镇。一阵阵若有若无的乐声从库尔公园里正在演奏的乐队那儿飘上山来。默德林是一个迷人的乡村小镇，从维也纳乘火车到这里只要一小时。它是维也纳人时髦的度假胜地；无数红瓦屋顶汇成了一片小小的红海，在六月暖和的太阳下熠熠闪光；远处山坡上爬满了葡萄藤，到处都挂着一串串饱满的葡萄。到来年春天，维也纳人就可以在格林琛的“今日酒家”里喝到用这些葡萄酿制的新酒了。

玛莎·伯奈斯这次是和家里的朋友一块儿来的，他们在默德林镇的格利尔帕策街有一幢房子。西格蒙德是那天早上乘南方铁路的客车从维也纳来的。他们见面之后，一道来到弗朗茨·约瑟夫大帝广场上散步。广场上立着一座装饰华丽、金碧辉煌的避瘟柱，是为纪念历史上一次征服黑死病的



胜利而建立的。接着，他们转上大道，来到那座有一口大钟和一个活象洋葱叠洋葱的尖顶的旧市政大厅，然后又经过喷水池，沿着教区街，一直来到俯瞰全镇的圣·俄特玛教堂。教堂对面是一座圆形石塔。

“这塔看上去象一座意大利浸礼会的教堂，”玛莎说：“但默德林的人都说它是一座古老的骨塔。您是医学博士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怎么能只把一个人的骨头扔进去，而其余部分都留在外边呢？”

“我是一个刚走出校门、缺乏实践经验的博士，实在无可奉告。您为什么不就此写一篇论文，让我交给医学院为您申请学位呢？您想当博士吗？”

“不想。我只希望当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，养六、七个孩子。”

“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雄心壮志，要实现一点都不困难。”

她走到树林深处时，双眸亮得象两颗晶莹的绿宝石。

“我所希望的是实现了这些之后，永远不再遇到困难。您要知道，我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要爱我未来的丈夫，同他相亲相爱地过上半个世纪。”

“您还是挺有雄心的，玛莎！您还记得海涅的诗句吗？”

结婚铸大错，  
冥王常叹惜：  
新娘才过门，  
后悔已无期。  
地府变地狱，